

引用本文:王萍,王慧洁.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对当前供给侧改革的启示[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1):11-19.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19.01.002

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对当前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王萍,王慧洁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面对当前国内经济动力不足和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严峻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提供了理念和思路。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的共享、生产过程的共享及生产产品的共享3个方面。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共享思想,我国当前明显存在着生产要素配置不均、产业结构失衡、产品共享不均等供给侧结构性问题,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共享的实现。为此,必须从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健全产品共享保障机制等方面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9)01-0011-09

为了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提高供给全要素生产率,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并部署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要通过改革实现结构的优化组合,为人民群众提供满意的民生产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提高资源配置和运行效率,增强经济活力。如何进一步深化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们当下改革中面临的迫切难题,而马克思的

经济共享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深化改革的理念和思路。实现人民的幸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毕生的价值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最为核心理论旨归,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实现共享发展的美好憧憬和现实追求。其中,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论述阐明了谁来共享的问题;关于共享生产成果的论述归纳了共享什么的问题;关于公平正义的论述解答了如何共享的问题。因此,认真研究和挖掘马克思的经济共享思想,对落实共享发展理念进而深化供给侧

收稿日期:2018-11-18

作者简介:王萍(1963—),女,江苏无锡人,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水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解读

共享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共享”的概念,但在整个著作中无不体现着这一思想,占据着重要地位。马克思认为:“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1]326}。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制度与生产力条件下,共享包括多个领域、多个方面、多个层次,既包括经济的共享,还包括政治、文化、精神领域的共享。就经济共享而言,学界先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配领域的共享,其实,共享问题既涉及分配领域的问题,也涉及生产领域的问题^[2],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的共享、生产过程的共享以及生产产品的共享3个方面。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起源于对无产阶级处境的关怀,是建立在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人民联合占有生产资料之上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经济发展的共建与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马克思曾批评“分配决定论”,认为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是劳动过程的全民参与与劳动成果全民共享的决定性基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3]16}。而反观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都处于异化的状态,他不仅不能享受自己所生产的产品,并且还要被自己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所奴役,就更谈不上经济发展过程的平等共建与劳动成果的公平共享。因此,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才能实现经济共享,最终的愿景是通过经济的共享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产品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4]。

1. 生产要素的共享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的生产要素则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前提。生产资料是劳动者进行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等物质资料。劳

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包括人的体力和脑力。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实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共享,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中,生产要素的共享要求一定的货币额转化为一定的商品额,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质上相适应和在量上成比例。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质上相适应,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定的货币额,比如说422磅,转化为互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且“它们的特性,自然要与所生产物品的种类相适应”^{[5]32-33}。这就要求企业在进行生产时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避免因盲目生产而导致过剩,科学地制定生产计划,根据所生产产品的特性聘用具有相应能力的员工,从而使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有机结合。如果所生产的产品为高端产品而聘用的劳动力素质未达到相应水平,那么就满足不了市场对于高端产品的需求,同时还造成了稀缺生产资料的浪费;相反,如果所聘请的劳动力水平大大超出产品所需,则会导致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劳动者的才能也没有实现最大程度的发挥。所以在满足相适应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基础上的生产,才满足质上的要求。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在转化为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时,要注重生产废料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6]116}。这就需要对生产资料的特性有一定的了解,在部门进行生产后,可以将部门生产废料进行加工处理使其成为新的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生产环节,从而实现生产资料在多个生产环节的共享利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的循环中”^{[6]94}。由此,可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得到更好的配置及最大程度的利用。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量上成比例,马克思也明确指出:“用在劳动力A上面的货币部分和用在生产资料 P_m 上面的货币部分的量的关系。这种量的关系一开始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工人所要耗费的超额即剩余劳动的量决定的”^{[5]33}。量上成比例要求所购买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与规模,足以使得劳动力得

到充分的发挥利用,使有限的货币额合理分配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上。因为“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足以吸收劳动量,足以通过这个劳动量转化为产品。如果没有充分的生产资料,买者所支配的超额劳动就不能得到利用;他对于这种超额劳动的支配权就没有用处。如果现有生产资料多于可供支配的劳动,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劳动充分利用,不能转化为产品”^{[5]34}。这就需要把握好两者量的比例关系,需要根据企业生产资料的多少及劳动力技术水平的高低来决定其各占的比例,并且这一比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在企业生产中,如果量上比例不协调就会导致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闲置与浪费,甚至还可能会造成其他部门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短缺。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共享也就实现不了。

2. 生产过程的共享

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中生产过程的共享是基于信息共享基础上的社会总产品实现的过程,以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数量和结构上比例的最优化为宗旨,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大部类之间的共享,二是部类内部之间的共享。

两大部类之间的共享,主要体现在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与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之间的交换。就社会生产来说,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就是社会总产品不断实现,以及它们各组成部分不断得到补偿的过程,也即两大部类之间的生产和交换。为了确保生产过程顺利进行,两大部类之间应遵循基本的比例关系。一方面,从价值构成层面看,虽然生产资料属于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但其最终还是为生产消费资料部门服务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6]340}。另一方面,从实物构成层面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不是孤立地、片面地进行,而是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相互作用的。“因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以更多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供应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以满足这些部门的生产需要。因此,生产生产资料的各部门,总是要通过直接或间接地与交换和生产消费资料的

各个部门发生联系,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终究要依赖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并为其所制约”^[7]。因此,第一部类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既要满足两大部类对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还要保证两大部类扩大生产规模后对追加生产资料的需求。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既要满足两大部类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也要满足扩大生产规模后对追加的消费资料的需求,如果不相适应,就会出现某些行业产能过剩或供给不足的问题,进而制约其他行业的再生产。总之,无论是从价值构成还是从实物构成来看,为了保证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两大部类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些比例关系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规律性,即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资本积累和再生产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第一部类的积累和再生产的规模决定着第二部类的积累规模和积累率,同时,第二部类的积累和再生产对第一部类的再生产也有制约作用。

部类内部之间的共享,主要体现在第二部类内部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生产交换中。从第二部类内部的产品情况来看,可以分为两大分部类:一是必要消费资料,主要供给工人的生活消费及资本家的部分消费;二是奢侈消费资料,只供资本家消费。奢侈品的生产不仅与奢侈品的消费有直接关系,而且与社会必需品的生产与消费有密切关系。这两部分之间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就说明了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消费资料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 and 奢侈品的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以 $II(v+m)$ 在 IIa 和 IIb 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从而也是以 IIc 在 $(IIa)c$ 和 $(IIb)c$ 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因此,这种分割从根本上影响着生产的性质和数量关系,对生产的总形态来说,是一个本质的决定因素”^{[5]457}。事实上,无论是在第一部类还是在第二部类内部,都包含种类繁多的产业部门,每一部类内部还可以分成“分部类”(或称副类)。在分部类和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也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任何分部类之间或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生产过多或过少,不仅会影响到本部类内部的分部类之间和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也会影响到这一部类和另一部类之间的生产,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生产。马克思在谈到上述

比例关系对实现问题的重要性时指出：“既然全年总产品实际进入以流通为中介的年再生产过程，所以这些比例关系在全年总产品的每一次分配中，都具有质的决定意义”^{[5]454}。

3. 生产产品的共享

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中生产产品的共享是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是生产要素共享和生产过程共享的价值依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产品共享的全民性，二是生产产品共享的全面性。

生产产品共享的全民性主要表现为全民共享，即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所生产的产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全体社会成员通过联合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由全体劳动者共同享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的发展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理应由人民共享。因为“正是通过建立在社会成员们的需要和潜在性基础上的社会联合，每一个人才能分享其他人表现出来的天赋才能的总和……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们从彼此的由自由的制度激发的美德和个性中得到享受”^[8]。这种共享是人人平等地享受一切资料，不存在阶层等级的划分、地域的差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既然都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就要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创造出的财富，而不应该归一小部分人享受。因此，论证共享发展的可行性或者可持续性，关键是要回应发展过程中深层次的公平问题^[9]。马克思不仅强调共享是全民的共享，并且在共享的程度还要求满足公平公正原则，强调公平公正在产品共享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单个人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而群体的利益是要使每个人所占有的都相等”^[10]。其中，以经济利益、公共产品等为重要内容的城乡共享是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的重要内容。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反对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利益和公共产品的对立与差距，认为城乡中脑力和体力之间的对立是阶级对立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分工等所带来的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与对立，阻碍了劳动成果在城乡之间的公平共享，同时也阻碍了城乡之间的融合^[11]。

生产产品共享的全面性主要表现为全面共享，

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表现为一般产品的共享，即人们均衡地享受物质、精神、文化等多层次的产品。恩格斯在为马克思《雇佣劳动和资本》所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曾描绘了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共享劳动成果的特征，在新社会中，“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1]326}。也就是说，人们除了共享物质的产品之外，还包括享受和消化精神食粮的产品，来满足人们对于物质、精神、文化等多层次产品的需求。二是表现为社会总产品扣除之后的共享，即公共产品和福利的共享。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集体劳动所得的社会总产品，在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要进行相应的扣除，扣除“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3]13}，即扣除的这部分主要用在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福利保障基金等方面。对劳动者而言，劳动所得是用来购买生活、教育、享受等一般产品，而对于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属于公共和社会福利的产品则需要用社会扣除的那部分来满足，使人们真正感受到自己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社会也正在为自己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福利。归根结底，“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3]14}。

二、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下我国供给侧失范的表现

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提出了在生产要素、生产过程、生产产品中如何贯彻落实共享的问题，但反观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已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面对当前国内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严峻挑战，供给侧改革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给经济共享带来了挑战。

1. 生产要素配置不均

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中生产要素的共享要求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质上相适应在量上成比例。但就目前我国生产要

素配置情况来看,生产要素的共享未能实现,存在着生产要素配置不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质上不相适应和量上比例不协调的现象,造成了生产要素浪费、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

第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现象严重。产能过剩是相对于需求而言的,由于不同时期国家方针政策倾斜的差异、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绩效的驱动以及企业对市场需求信息掌握不准确等原因,我国出现了不同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尤以重化工业产能过剩为显。2002年在不断扩大内需政策的拉动下,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家用轿车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需求猛增,众多企业纷纷选择投资钢铁等市场需求旺盛的行业,只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不注重技术进步,为生产而生产,投资持续扩张,由此导致我国至今仍未完全走出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产能过剩的困境。我国的产能过剩不是简单的周期性过剩,而是需求出现阶段性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近两年产能过剩现象不仅存在于传统产业,其还正在向新兴产业传染,光能和风能业已过剩,手机、电脑等开始过剩^[12]。企业不注重市场的有效需求而进行盲目生产,产品的供给远远大于市场的需求,造成工业品的价格持续跌落,甚至部分产品销售不畅造成产品的积压,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无法实现,“商品的惊险的跳跃”也就无法完成。产品积压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也使企业面临利润不断下滑甚至濒临破产的危机。

第二,发展方式以粗放型为主。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长期以来实施的依赖资源大量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不仅造成了我国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低,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18.6%,比美国、韩国、德国分别低31%、22%和12%,但吨钢能耗却高出世界先进水平的9.6%,水泥能耗更是高出世界先进水平的25%^[13]。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平均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量为0.71吨标准煤,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除此之外,受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对生产中的废料如何进行加工处理并投入到新的生产环节了解不足,导致生产资料的循环再利用程度不高,工业废料在

造成生产资料浪费的同时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使得我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据《2017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23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比达70.7%;工业废水、重金属等的乱排乱放及农业中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还造成了河流湖泊、土壤等同样出现了严重的污染,使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因此,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新时代人们的强烈诉求。

第三,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就业事关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大局,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而最大的民生就是就业”^[14]。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人力资源丰富,但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导致我国劳动者素质结构与市场所需不匹配的矛盾日趋凸显,从而影响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错配。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而教育培养机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造成了部分专业的大学生供过于求和急需专业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劳动力的供过于求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高素质劳动者供给不足影响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结合,从而在整体上影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不充分。随着机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选择外出务工,但受到文化与技术水平等限制,就业方向多偏向于社保不全、季节性较强等偏体力劳动的工种,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同时也未实现体面就业。因此,如何利用好农村丰富劳动力资源和实现农村劳动力更加体面的工作成为解决结构性矛盾的突出焦点。

2. 产业结构失衡

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中生产过程的共享要求两大部类之间和部类内部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但就我国产业发展现状来看,存在着两大部类之间和部类内部之间比例不协调,进而造成产业结构失衡,有效供给不足等现象。

第一,三大产业之间发展不协调。国民经济良性运行需要三大产业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这种

动态平衡要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能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比例关系,但就我国现阶段发展情况来看,存在着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一方面,三大产业之间发展比例不协调。农业大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优先发展工业的国情使我国三大产业中第一、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三次产业总产值构成已由1978年的27.7%、47.7%、24.6%发展到2017年的7.9%、40.5%、51.6%^{[15]58},但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1.7%、18.9%、79.4%相比还有一定差距^{[15]936},特别是各类新兴产业、金融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仍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不足。在我国三大产业中,许多核心技术还需依靠进口,大多数制造业在产品的质量和设计方面基础能力不足,关键零部件以及高端生产设备还依赖国外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科研创新人才短缺,专业精神和“工匠精神”也严重缺失,导致生产产品层次较低,质量欠佳。

第二,产业内部发展不平衡。除了三大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外,三大产业内部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问题,阻碍了生产过程共享的实现。一是第一产业中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生态农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传统农业采用粗放型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仅能满足人们对基本生活的需求,而现代化生态农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建立起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管理体系,提供更多绿色、高品质的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求。然而,现阶段我国的现代化生态农业发展还很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第一产业供给的质量与水平。二是第二产业中传统轻重工业与现代绿色低碳工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第二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发展直接影响到能否为第一、第三产业提供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然而,当前我国第二产业的生产仍以基础工业与加工制造业为主,高科技绿色产业所占比重较低,从而导致产品科技含量不高。三是第三产业中传统服务业与新兴产业、金融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第三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其发展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然而,当前第三产业发展还不完善,其中交通运输业、

邮电通信业、仓储业、水利及公共设施管理等传统服务行业所占比重仍较大,各类新兴产业、金融业等行业发展不充分,其吸纳劳动力就业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未得到充分发挥,就整体而言,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普遍较低。

3. 产品共享不均

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中生产成果的共享要求实现生产产品共享的全民性和全面性,但由于我国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分配制度不完善等,导致出现了生产产品共享不公平和不全面的问题。

第一,产品共享不公平。产品共享不公平主要表现在由城乡、东西部、沿海内地等区域发展程度不同而导致的不同区域主体享受程度的差异。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要求的生产产品共享是建立在全民公平共享基础之上的,但我国现阶段的客观事实是,不同区域人们享受物质产品、休闲娱乐文化产品、公共产品的程度是有差异的,从而在整体上影响了全民公平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首先,城乡之间共享不公。城乡之间共享不公除了表现在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所导致的生活水平不同之外,还表现在公共产品的共享不公。相较于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条件、公共娱乐基础设施、养老保险等公共产品,乡村覆盖的范围有限且层次较低,使得城乡间共享产品的差距拉大。其次,区域之间共享不公。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并给予其大量的扶持优惠政策,使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内地许多地方虽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技术落后、人才缺失等使得其经济发展缓慢,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成了区域之间共享不公。最后,收入分配不公。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者收入的日益提高,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两极分化现象严重。据2017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396.19元^{[15]178},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3432.43元^{[15]181}。同时,现有财产的差距又带来了新的差距,财产多者通过工资、财产性收入等多方面的收入会越来越富有,而财产少者则相反,形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都使得生产产品共享的实现面临挑战。

第二,产品共享不全面。产品共享不全面主要

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个人消费品共享不全面,二是公共产品共享不全面。首先,就个人消费品而言,人们所需的物质产品、生态产品、精神文化等高品质产品还存在着供给不均衡的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惠民政策的实施,人们在满足基本温饱需求的同时更加凸显出对生态产品、精神文化产品等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6]。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预示着人们对产品有更多、更新的需求,而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一个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相匹配的精益制造体系,这种产需的严重脱节导致国内的消费者把迅速增长的、巨大规模的高端需求转移和外溢到对发达国家产品的需求方面。此外,国内消费者的“流失”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消费者新的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拉动作用^[17]。其次,就公共产品而言,社会所提供的公共教育、卫生、医疗等基础设施还不全面,公共产品的供给还远滞后于社会的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个人消费品的结构改革,同时也是公共产品的结构改革,因为当一个社会步入富裕时代的时候,个人消费品开始极大丰富,人们不缺乏基础型消费品,继而开始转向在公共产品中再次收益^[18]。但就目前我国公共产品及福利的共享来看,部分地区医疗、学校、健身娱乐等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社会养老、医疗救助等福利政策覆盖范围和程度也有限,从而在整体上影响了人们对公共产品的共享。

三、以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推进 供给侧改革的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有效供给不足与产业结构失衡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与共享的实现。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应以马克思经济共享思想为理论指导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 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第一,化解产能过剩现象。针对现阶段我国出现的部分产能过剩现象,应在确保稳定、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实施有效的化解措施。对内而言,可以通过

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企业、落后设备,进一步促进工业装备的优化。对于存在过剩产能的行业,适当提高其行业标准,由此,迫使行业内一些相对落后、不符合标准的企业逐渐退出市场。对外来说,走出国门实施国际产能合作是化解我国产能过剩的有效途径,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国际产能合作搭建了广阔的舞台。一方面,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等级优势,对于一些转移到国外工厂的过剩产能,可以直接降低我国的产能压力,有效拓展市场空间^[19]。另一方面,还可以更直接地接触国外供应的原材料和先进技术,促进我国生产方式的优化升级,从而提升我国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针对目前我国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必须实现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转变的着力点在于摒弃过去数量型的发展模式,探索高质量的发展路径。我国应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改善技术供给,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增强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为此,必须构建高效的科研体系,遵循规律,通过合理分工分类改革等不断增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同时,利用高新技术对生产资料的性能深入探究进行精确生产,对生产废料进行加工处理使其变废为宝,使其成为新的生产资料进入到下一个生产环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生态成本与环境成本,完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使得生产资料的性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第三,增强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劳动力作为生产中的活要素,在提高资源利用率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增强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就显得尤为重要。针对现阶段出现的结构性就业矛盾,高校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应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培养经济发展新常态所需的各类人才,特别是高技能、创新型人才。此外,还应不断健全就业保障机制,积极鼓励创新创业。加强创业扶持力度,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各类人员创新创业。针对低技能劳动者,通过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公益性就业宣传指导体系等,寻求政府、企业与

求职者之间的结合,使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在家政服务、社区服务、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业中立足,充分发挥新兴服务业吸纳劳动人口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2.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优化三大产业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下质量型的发展模式也要求把转变方式、调结构、创新发展放在更加重要位置。习近平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更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20]。针对我国当前三大产业之间存在结构失衡现象,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通过激发创新人员的创造热情,释放创新人才的最大潜力,打造一支强大的创新人才队伍。除了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科教融合、尊重人才成长规律之外,更加注重对创新精神的培育^[21]。通过科技创新不断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用创新的产品来创造新的需求市场,以新的需求来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避免新技术条件下因产能过剩而导致的资源浪费现象。此外,通过信息化、技术进步等方式来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积极发挥“互联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鼓励三大产业利用互联网技术不断培育互联网管理服务模式和扩展产品价值空间,做好区域间产业配套与衔接,形成产业发展合理梯度,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大空间^[22]。

第二,调动产业发展内驱力。国民经济稳健发展离不开各产业发展强有力的内驱力。从我国发展现状来看,我国三大产业多采取传统生产方式,生产效率较低、发展的内驱力不足。为此,我们应不断提高产业发展内驱力,将各类高科技人才、高科技产品融入各个产业发展中,以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为核心,推进我国现代产业技术体系的创新,为增长动力转换培育新优势。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引进高新技术,发展现代化高效

的生态农业。建设覆盖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与竞争力,建设高效、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生态农业,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构建绿色低碳新型工业体系。立足于中国现有的产业基础和科技基础,通过高新技术发展生物技术、新能源、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为支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从而带动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动力。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针对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主要依靠传统服务业的现状,在不断提升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加快高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速度。通过激发产业的内驱动力,从整体上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在满足人们不同层次需求的同时实现经济高质量的发展^[23]。

3. 健全产品共享保障机制

第一,建立公平共享的监督机制。面对当前我国不同区域主体享受程度的差异,应更加重视公平正义在经济共享中的地位,从而实现全民公平的共享。首先,加快推进城乡公平共享发展。就城乡共享不公而言,应加大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积极贯彻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战略。加大农村文化、休闲娱乐场所的建设,不断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不断完善农村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保障制度,从而推进城乡公平共享发展从顶层设计到“最后一公里”落地。其次,加快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就区域共享不公而言,应加大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中部地区的政策倾斜,逐渐扭转因地区发展差距所引起的共享不公现象。健全市场机制,形成“互助、扶持、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实现区域间信息、资源共享,形成东中西部地区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最后,健全收入分配保障机制。就收入分配不公而言,应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通过取消劳动者的户籍、所有制、不同用工形式等的身份界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的权利,贯彻落实按劳动要素贡献分配的公平分配原则^[24]。除此之外,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对于偷税漏税及各种非法收入

所得,要加强管理坚决取缔。

第二,完善覆盖全面的供给体系。面对当前我国个人消费品及公共产品共享不全面现象,应建立覆盖更全面的供给体系,从而促进全民全面的共享。就个人消费品而言,应建立与居民消费结构相匹配的供给体系,减少无效低端供给,提高有效供给,从而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水平。对于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要加强研发与质量监管机制,形成自主品牌,依靠高品质和高质量吸引国内消费群体,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对于生态产品、精神文化产品,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打造文化产业园,加大对文化产品的补贴,建立基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力把文化产业打造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在满足人们文化消费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公共产品而言,应实现优质公共服务最大范围的全面供给,建立健全各项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加强各地区医疗、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人们共享公共产品提供设施基础。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通过建立健全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完善教育、就业服务制度,形成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支持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发展,为全面共享小康成果提供关键支持。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刘凤义,李臻. 共享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解读[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2):27-32.

[3]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 蒋永穆,张鹏. 马克思经济学共享发展思想:缘起、关键、途径与愿景[J]. 当代经济研究,2017(4):13-19.

[5] 马克思. 资本论: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程恩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08-209.

[8]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26.

[9] 余达淮,刘沛妤. 共享发展的思维方式、目标与实践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2016(5):62-68.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3.

[11] 刘学坤.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观[J]. 江苏社会科学,2017(5):150-156.

[12] 马晓河.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若干问题思考[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1):5-13.

[13] 李书华.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障碍与对策[J].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94-97.

[14] 周青梅. 聚焦两会若干民生热点问题深度解读[M]. 北京:研究出版社,2014:186.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1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17] 张杰.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障碍、困局与改革展望[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5):29-37.

[18] 贾微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是私有消费品的改革吗?——基于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视角下公共产品的讨论[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5):112-122.

[19] 辛灵,米建国. 我国产能过剩的成因与化解对策探析[J]. 现代管理科学,2017(12):6-8.

[2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67.

[21] 王雨辰. 论习近平的创新驱动发展观及其当代价值[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5-13.

[22] 徐伟呈,范爱军. “互联网+”驱动下的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J]. 财经科学,2018(3):119-132.

[23] 任保平. 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与实践取向[J]. 学术月刊,2018(3):66-74.

[24] 王庆五. 共享发展[M]. 南京:人民出版社,2016:156.

(责任编辑:许宇鹏)